

生活小故事

第一輯

呂日生等 文
阿 老 圖



新觀察叢書

新觀察叢書

生活小故 事

・第一輯・

呂 曰 生 等 文
阿 老 圖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新觀察叢書•

生活小故事

第一輯

編輯者：新觀察編輯委員會

北京煤渣胡同25號

出版者：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北京東總布胡同19號

*

1952年12月在北京印造初版

印數 0001——78,000冊 每冊定價3200元

*

總經售：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華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目錄

驛子的故事	濟南人民劇團呂曰生(一)
一輛馬車	遼陽高級中學馬名超(四)
一支鋼筆	北京青年藝術劇院汪明(七)
黃大志的小本子	濟南山東行政學院李繼華(三)
母親	中共河南省委黨校周基(六)
一顆紅五星	趙鴻(五)
請將這玉盃交給彭司令員	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張元凱(三)
二海結婚	河北南和縣北斗村劉清海(六)
媽媽的光榮	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董純如·杜方才(三)
推車	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周衡甫(五)
看電影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戰士劉端理(六)
送水	中共河南省委黨校周基(四)

騾子 的故事

呂曰生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初旬，我到山東寧津縣一區後王莊工作。當時上級剛剛佈置下收買騾馬支援前綫的任務，而且要限期完成。我考慮到這個任務是十分艱巨的，要妥善地完成，必須做一番細緻深入的動員工作。晚上召開村幹會時，我就在會上瞭解本村的騾馬數目，打譜如何下手工作。

據瞭解，全村只有王福榮的一頭騾子合標準。在我問到騾子的主人的思想是否進步，是否易於動員時，村幹部笑道：「在俺這裏只要佈置任務時說明道理，羣衆沒有不通的，尤其是支前的事，一提打美國鬼子，羣衆勁更足，保險沒二話。」

第二天，天還沒亮，就聽得有人叫門，我急忙披衣起來開門看，原來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大爺——看上去有六十開外的年紀了，可是精神很健旺。他坐下問我說：「聽說

上級要收買軍馬、軍驢，我家銀的一頭驢子，不知够不够標準，同志去看看罷。要是够的話，我願意賣給國家。價錢高低沒什麼。」

他一口氣說下來，沒讓我插言。從談話中我知道他就叫王福榮。過了一會兒，他又補充說：「只要是支前，只要是打鬼子，什麼事咱也不二平，保險跑在頭裏。」

我被他的愛國熱情深深地感動着。我正想用什麼話來鼓勵鼓勵這愛國老人時，他便扯我到他家看驢子去了。

到了他家——一所嶄新的泥房，院子裏打掃得乾乾淨淨，屋子正中央掛着毛主席像，圈裏的糧食堆得尖尖的。他望着毛主席像，指着房子和糧食說：「要沒有毛主席，那會有今天？要不是志願軍門外打狼，早叫美國鬼子糟蹋苦了，叫驢子去支前比啥都重要！」他把我引到驢棚子裏去，一看，真是一匹好驢子，渾身絳紫，沒有一根雜毛，長的膘肥肉胖，真是滾瓜流油。牠不時地蹬地踢腳，顯出一身好力氣。老人撫摸着驢子的頭對我說：「牠才四個牙，剛買來的時候是個駒子，和小孩似的，光會吃，任啥也不會做。這幾年我把牠教好了，耕耨樓糞，拉車套磨，全是好活。」接着又朝着那驢子的兩個大眼說：「這回叫你去打美國鬼子了，多够運氣。到部隊上得好好學活，好好幹啊！」

「老人緊緊地偎着牠，牠跳起來，老人拍了牠一巴掌，笑道：『看恁的你，我要年青，早上朝鮮去了，準比你強！』」又轉對我說：『同志，啥時候送牠去？』我說：『後天。』」

第二天，王福榮牽着騾子趕集去了，有人懷疑他不願意把騾子賣給公家，想賣給私人。我不相信，因為我知道了這老人的愛國熱情。

果然，過午他又牽着騾子回來了。騾子變了樣了。轡頭換了新的，鬃和尾巴都修得整整齊齊的，又新釘了掌。我問他什麼緣故，他說：「牠要去打美國鬼子，咱還不好好地送送？再說到了部隊上，撻轡頭，釘新掌，還得花國家的錢！」我的感情更加按捺不住了，我說：「大爺，你這樣愛國，美國鬼子保險叫咱打得稀爛！」他說：「別人都比我強，這個算啥！」

次日，我和老人，還有幾個村幹部去送騾子，老人給騾子戴了一朵大紅紙花，那騾子顯得更為英駿。路上，老人不時地望着騾子笑，我們也笑。

一輛馬車

馬名超

半夜，才下完一場大雪，吱吱的北風刺進了人的骨頭縫。李向陽剛從學校開會回來，皮帽邊凍上一圈冰疙瘩。街上早沒人走路了，只有城門洞子外面，停着一輛馬車。

「同志！你知道四七五部教導大隊辦公室在哪？」

一個五十多歲的馬車夫手裏拿着一封信，走過來問。李向陽打亮手電一看，知道是從遼西朝陽來的三位軍屬，要看從朝鮮歸國的志願軍同志李恩顯。李向陽知道這踮街住着隊伍，答應領他們找一找。可是一連問了七處崗哨，都說不知道李恩顯同志在哪住。車上的老大爺急得唉聲嘆氣，那位二十多歲的女軍屬，懷裏還抱着個六歲的男孩，孩子凍得直搓腳。李向陽忙把皮大衣脫下來，給那個小孩子包在身上，車上的老大爺說啥也不答應，急扯白臉地說：

「幫咱找了半天，我心裏已感謝不盡了，還能讓你挨凍嗎？」

李向陽硬逼着給小孩蓋上了。

一會兒到了汽車隊，向崗哨一打聽，才知道飛行隊的同志在前三天就搬到城外去了。車上幾位軍屬的心更急了。李向陽心想：「眼看十二點多了，隊伍住得很分散，實在不好打聽，招待所又遠，住店又不生火，不是要把幾位軍屬凍壞麼？」於是拿準主意，對馬車夫說：

「你再往前拉半里地怎麼樣？」

「小半夜我都拉了，別說半里地！你說上哪吧。」

「反正今晚找不到了，咱們不能叫軍屬到咱遼陽受委屈，讓幾位軍屬上我家住一宿。」

馬車夫說得更痛快：「你這位同志跟着也跑了多半夜，難道我就不懂這是咱們志願軍的家屬嗎？」說着，一搖鞭子，就朝李向陽指的方向走去了。

下了車，李向陽趕緊讓他愛人生火、熬粥，把熱炕頭給騰出來讓軍屬暖和凍僵了的手腳。那位老大爺親熱地掏出兩萬元，要李向陽交給馬車夫當作馬車費。這話叫馬車夫

聽見了，氣惱地高聲說：

「這是幹什麼？你能把軍屬留在家裏住，我就不能幫助軍屬找咱從朝鮮回來的志願軍同志嗎？別說找半夜，就是明天再找一天，我也願意盡義務。」

馬車夫一邊說，一邊上了車，一搖鞭子，早走得看不見影子了。

李向陽一看錶，已經是下半夜兩點過十分了。

一支鋼筆

汪明

今年一月，在朝鮮一個山溝裏，我的一支心愛的鋼筆丟了，我很着急，弊扭了一整天。第三天下午，我到小河邊去洗衣服。剛蹲下來，聽見有人在河坎上說話：「我是一個兵，來自老百姓，抗美援朝來朝鮮，爲的是人民。」

唸詩麼？唸快板？不是。那準是我們的戰士在學文化。我開始洗衣服，沒去注意他。忽然，又聽他說：「對了，差點忘了這事，可不能犯錯誤，待會兒報告班長去。」我想：文化課上會有這麼一段？一定是他唸錯了，要不就是他在想別的事。我還是不去理會，還是洗我的衣服。

不一會，他朝河邊走來了。喝了幾口河水後，沒哼沒哈地在一塊大石頭上坐下了下來，隨手打開他的小本本又唸起來：

「小鋼筆，三寸長；尖嘴巴，肚皮長；喝墨水，寫文章；一寫寫到大天光，」我可驚訝了，這好像是對着我唸的。我衣服也不洗了，索性聽他唸下去：「我在路上把你撿，不知你的爺和娘。人民軍？志願軍？到底是誰撿你在路旁？左思右想想不透，還是把你交班長。」我心想他撿到的那支筆可能就是我的，我輕輕地哼起歌兒來。

「……保和平，衛祖國，就是保家鄉。」那個戰士接着我的調兒也唱起來；越唱越響。我抬頭看看他，他也看看我，兩人的目光碰在一起，彼此巧巧地笑了一笑，好像都很面熟，其實誰也沒見過誰。接着我倆就拉起話來了：

「同志，衣服洗不完了吧？要吃飯了。」他走過來說。

「洗得完的。怎麼？你在這兒學文化？」

「班裏這會兒休息，我就到這兒溫習功課來了。」

「好呀，同志，爭取做個學習模範吧！」

「模範可談不上，只要能讀能寫就行了。不然將來人家問我：『你文化學得怎麼樣啦？』我還是大眼瞪小眼，該多糟？」

一談話，我就看出這是個挺開朗的小伙子。

「人家會先問你在朝鮮立過功沒有，不會問你這個的。」

「那可不含糊，立過兩小功，再加把勁，還想撈上個大功哩。可是人家往後就會問我這個了。」他指指他的課本又說：「來朝鮮祇學會『雅寶！雅寶！（喂！喂！）』不解決問題的。」

我把話題扯到鋼筆上。我說：「同志，你學文化，怎麼作起快板來了？」

他說：「前天上山給老鄉打柴，在路上檢到了這支鋼筆。你看，亮晶晶的，挺好使。事忙，當天忘了交上去，剛才想了起來，就順口溜了那麼一段。」說時，他把筆掏出來。我仔細一看，果然是我遺失的那支。我沒吱聲，不知該說什麼好。

他接着又說：「我就是想有一支鋼筆，學文化多方便。今年過年上級分慰勞品，我倒得到一支，後來，我又把它送給了我們的文化教員，因為他也缺一支鋼筆。我覺得，他用比我用，用處要大些。」

我有些爲難了。不，正確點說，在他的面前我簡直感到窘迫，丟了一支鋼筆還要囁扭一整天。

「我還是想得到支鋼筆的。比如說，逢年過節，給祖國人民捎上個問候信啦、保證

信啦，可就少不了它！」他接着說。

「這回你不是檢到了一支？」我故意這麼說。

「嘿！同志你錯了，鋼筆我可是真想呵，不過要是叫我把檢到的這支不交上去，那我睡覺心裏都不落底。同志，紀律是自動自覺的。」

「那你就得不到鋼筆了？」

「也不難。」他毫不遲疑地說：「好好學文化，趕明兒撈上個學習模範，首長還得親手送給我一支鋼筆，嘿，那才叫美哩！」

天是藍藍的，水是清清的，坐在我旁邊的這個戰士，性格是這麼爽快，我半晌說不出話來。該說什麼才合適呢？最後我終於這樣說了：

「同志，假如你檢的這支筆是我丟掉的，你還給了我，我不要，願意送給你，你是要呢？還是不要？」

「你的？嘻嘻，可沒那麼巧。」

「我是說假如，沒說真的。」我們交談得像老朋友。

「要，怎麼不要？那是你自願的，我們都是革命同志，我要也是合理的嘛！」

我正要問他叫什麼名字，東山上的集合號響了，他對我打了個招呼，放下衣服，一溜烟就跑掉了。

當天晚上十點鐘，有個同志來找我，我把手電一亮，嘿！不就是在河邊碰到的那個戰士？

「你是汪同志麼？」

「是的。」我楞了一下，心想他怎麼知道我姓汪呢。接着我問：「你不認識我了？」

「噯呀，原來是你呀！」他跨前一步雙手緊拉着我。

「囉！」他從衣袋裏掏出鋼筆：「這不是你的？」

我把他拉進洞子，兩人面對面地坐了下來。

「你貴姓，同志？」我問。

「我叫呂振東，警衛排的。」

他直端端地給我講了怎樣把筆交班長，怎樣知道是我丟的，又怎樣找到這裏來的經過。我簡直插不進嘴。

「班長見過你，知道你是搞文藝工作的，他知道你有這樣一支筆，是不？」

「謝謝你，呂同志，這筆是我的……」我給他倒了一杯水，不當心，洒了大半杯。說實在話，我心裏很激動。我把筆接過來，又插在他的衣袋上，說：「我決定送給你，做個紀念吧！」

他忙推開我的手，顯得很着急。

「我不要！」他站了起來說。

「噢？下午不是在河邊說好的麼？你還說……」

「我不要。我覺着，你用比我用，用處到底要大些。我有鉛筆。你留着它，多寫些志願軍的事，多有用！」

「我一定要送給你，我還可以弄到一支的。」

他瞪大眼睛看着我，像是在想什麼事，最後說：「這樣吧，等我當了學習模範，你再送給我，我保證好好學文化，往後你多幫助我吧。志願軍仗打得漂亮，文化可也不能落在人家後頭。同志，建設共產主義社會還有我的份呢，我才十八歲……」說罷，一轉身就跑了。

我追了出去：「呂同志，呂同志，呂同志……」

可是他已經跑得老遠了。

黃大志的小本子

李繼華

一連下了兩天雨，在屋裏待着覺得悶人。吃過晚飯，雨停了，我便到南郊去散步。雨後的空氣格外新鮮，田野裏也呈現出一片新的氣象，有兩個志願軍傷員同志也在那裏，我忙向他倆招呼，並稱讚這場好雨，他倆也說：「這場雨下得是時候，農民兄弟提高單位面積產量更有保證啦！」

我們正談着，忽然天暗下來，接着便沙沙地又下起雨來。雨越下越大，我看傷員同志們扶着拐走不快，便上去攙扶。一個同志推開我叫我快走，並諄諄地說：「我們洗洗淋浴，不要你作陪。」但我仍舊挽住了他倆的手臂。

我們正在推拉，忽然前面一個帶紅領巾的小朋友，拿着一把雨傘跑了過來說：「志願軍叔叔，淋壞你們了。」